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舉人臣葛廷燦

中興小紀卷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上謂趙鼎曰內侍亦有動人者如軍器所初緣內侍李至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至道左右手籌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爾鼎曰惟其精敏如此便非國家之福　丙戌都督張浚以知徐州何洋所條上田利害來上癸巳上謂宰臣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

恤以廣招徠之路趙鼎曰彼乍歸無所居當賑助之況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就耕之民若蠲租稅更助之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已闢亦為無窮之利上曰然　內軍器庫保明前行徐才良者出職乙未上謂宰執曰內諸司轉官出職文字祖宗法並用御寶朕守之甚嚴但令有司依法行之趙鼎曰陛下雖細事亦謹守祖宗之法中外幸甚　自建炎兵興四方舉子不能至行在遂以省額分於諸路謂之類試所收多不當至是始復開

省闈一如舊例　八月乙巳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范宗尹卒於台州　時宗室趙繼之趙不愚皆有贓為言者所論而趙鼎嘗薦此二人乃乞解機政丁未上曰事有輕重御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況頃臺臣論李處勵罪呂頤浩為相嘗薦處勵亦自陳今棄牘在中書可見也御既自劾復有何嫌宜體朕懷勿再有請　己酉詔四川比歲軍興百姓供億不易恐吏緣為姦令宣撫司按治　詔故趙普佐太祖開基非他勲臣

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　戶部尚書章誼求去

癸丑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先是起居郎任申先乞追

贈其父伯雨官且言伯雨因論章惇蔡卞誣謗宣仁后

有廢立之意遂被責仍以伯雨手澤進之乃詔贈伯雨

諫議大夫上曰朕嘗親奉隆祐之訓令果爾三省可議

追貶惇節度副使卞團練副使子孫不得除在内職任

於是倉部郎官章傑出知婺州太府寺丞章僅出為江

東提舉官給事中廖剛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

乃詔僅並與外祠而新監進奏院章倧亦罷既而倧登進士第只補外任　試中博學宏詞科新勑局删定官王壁新明州教授石延慶並與堂除壁勤縣人延慶山陰人也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獲到僞官王拱等十人乞推恩將士壬戌上曰宿遷僞官本是吾民他時邊臣如此小利不須賞赓免生事今世忠既保明姑量與推恩　知貢舉翰林學士孫近上合格進士樊光遠等癸亥上御集英殿策試上謂宰執曰復詩賦累年未有

卓洪可稱者俟唱名取高等陞甲以觀多士既遂賜汪洋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先是有官人黃中第一上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冑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為第二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洋第一而省闈賦魁鄭厚依第三名光遠錢塘人洋玉山人中卲武人厚蒲田人仍賜洋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閌正上將親書以賜閌言儒行詞說夸大

類戰國縱横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上乃止賜中庸閒鄞縣人也　丙寅曲赦潭郴鼎澧岳復諸州　初詔常州布衣陳德一撰統元新歷至是成中書舍人朱震工之詔震為之序　已巳右僕射張浚以平楊么功自宣奉加左金紫光禄大夫　詔秘書省以十八員為額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為叢冗至是左僕射趙鼎請委後省及都司取會

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不得以為姦矣　是月劉豫之子麟出獵于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九月壬申都督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强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恃有此可以却敵也上曰皆卿等協賛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

今已無江浙矣　湖南北制置使岳飛以平楊么功除
檢校少保　重修神宗實録書成乙酉監修國史趙鼎
上之　史館奏乞以故東京留守宗澤行實與前宰臣
汪伯彦等所進建炎中興日歴參照具録斷自聖意付
之史館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昨使事令十年歴歴可記
趙鼎曰臣聞宗澤勸陛下勿為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
有之澤云肅王一不不回況敵騎已逼大王去無益澤
留朕雖有功然朕不甚喜蓋淵聖委朕以事使朕不能

成有違恨也時磁人亦不敢朕去衆疑王雲為姦而殺之澤不為無力沈與求曰澤留陛下此乃天命至不能救雲豈得無過哉　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朝人才中外迭用故無偏重之弊邇來士大夫以内為重令身至侍從而不歷州縣者宜少革之　初元符末上書范柔中等三十人皆以直言獲罪定為邪等壬辰上謂宰執曰此乃蔡卞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行無可取則容之如是則上無拒諫之名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目為邪等

其誤道君皆此類也唐馬周言身觀初米斗直一縑而天下恬然知陛下憂之也今一縑易粟十餘斛而百姓怨以為陛下不憂之也其言可謂切矣太宗亦優容之復加擢用　先是國子監丞正平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顧陛下容之　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闕用即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茍目前不知利權為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去積年之獘是秋加以出剩

立為分數計入納與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為巨猾所制矣此據趙鼎事實修入　冬十月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癸卯趙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制仇敵鼎等曰臣等庸才何足以副陛下此意然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都督張浚自湖湘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見上曰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趙鼎曰湖湘既平則川

陝血脉通他日可漸爲恢復之圖矣時有武略郎成希靖以策干浚言國家阻江據關深得御敵之道彼之騎兵益無所施近年屢北終不得志於吴蜀必將遣我以破殘之地使吾取之則兵勢遂至分而又約以和好使吾信之然後出吾不意以此詭道而圖吴蜀一落其計中爲害不細又金將薩里罕郎君常與其腹心人黄𪅹方者於陷蕃人賀仔處言之以謂有令國王子定計要入川不難第陝西棄下三四年不顧南兵必來作主則

一舉而四川可取其後仔歸朝授官為秦鳳都監時金已歸我河南陜西故地仔始言之　壬戌上謂宰執曰比頻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諭四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遂降手詔略曰二聖遠狩九年于兹迎請之使屢馳侍膳之期尚遠晨昏在念怵惕靡容間緣首敵之來歸每牘兩宮之安報惟孝悌之至可通神明而小大之臣共堅忠義厥戡多難克成厥功趙鼎等曰陛下聖意如此天必降之福迎還兩宮有日矣　時温州有

唐顔真卿之後裔居馬詔守臣推擇遣到顔邵顔卓各
齎真卿所有書告身又顔彦輝乃真卿直下第十一世
孫乙丑上謂宰執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
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死節可謂得所處矣今艱難之
際欲臣下盡節可量推恩以勸忠義況仁祖時曾命顔
似賢以官自有故事趙鼎曰真卿死節一時而名重萬
世人安可不勉於善既而邵卓彦輝皆補初品官　先
是都督府參議權川陜宣撫副使邵溥自閬州移司綿

州凡戰守皆副使吳玠專行溥槩不得與玠急於軍食與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謀不合玠欲從陸運糧開執言不可玠乃自為之時調夫兩川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費民間僱夫錢六百餘萬緡丁卯以端明殿學士席益為資政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令位川陜宣撫司之上既而益至成都言蜀民已病而軍尚乏食圖以救弊不一而足欲以上流水溢之時併運於閬利俟春水生後則運至軍前廒無如今

夏頗闕又於閬利就糴入中㢑免多支脚錢又於瀘叙嘉黔官伐木造船㢑免拘船致商人逃避又於洋川就糴十萬石㢑免陸運民多役死上以益所陳曲盡利害降詔從之　是月館職髙閌言太祖欲平僭偽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於金明池習戰棹仍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尚爾今淞江雖有舟師而繫於岸上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㢑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　十一月庚午朔中書舍

人胡寅言縣令近民之官尤在精擇宜依漢制嘗為臺省寺監官者分宰百里有政績則擢以不次似增重其權軍屯本縣者許之節制詔付三省　初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吳玠苦軍餉不繼遂於洋川及閬外成鳳岷三州治屯田歲收十萬斛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至是就緒甲戌降詔奬之先是利路漕臣成都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雖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

玠用其言歲入果多玠又將陸運大中曰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責兩路僦船之直以償玠從之丁夫得不死于路而餉亦不乏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庚辰給事中呂祉言侍從官以論思獻納為職豈可與庶官輪對願勿拘時從之　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兼學士刑部侍郎兼權直院胡交修為翰林學士　乙酉以顯謨閣直學士李光兵部侍郎都督府參謀折彥質徽猷閣待制李彌

大並為尚書光禮部彥質兵部彌大工部初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言總領之職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必正其名俾知有所統至是乃以開為四川都轉運使仍兼宣撫司參議領茶馬等如故　癸巳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還歸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左僕射趙鼎曰願少寬聖慮強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　是月劉豫令偽境民有鬻子者依商稅法計緡而收其算

十二月已亥朔詔以湖北制置使岳飛兼湖北京西

招討使　川陜宣撫使吳玠遣其子拱來奏邉事庚
子上謂宰執曰玠比乞入覲今遣子來得事君之體矣
玠握兵在外乃能如此良可嘉也是日詔神武乃北齊
軍號久欲釐正宜改為行營護軍仍分中軍江東前軍淮
東後軍湖北左軍淮西右軍川陜並聽本路宣撫司節
制後亦謂之右護軍其中軍權隸殿前司遂以都統制楊
沂中權殿師事既而左僕射趙鼎又曰都督府軍馬
合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

釐正之甚善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　禮部尚書李光言江浙為根本之地宜卹民而寬其力今寬其力漕司不任轉輸之職而趣辦于州縣乞檢舊例應上供及軍糧錢帛令漕司自備脚費癸卯詔從之　辛亥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是日上謂宰執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任最久號稱職今内外計臣儻能稱職就加秩以寵之不須數易㠯後曰他官有稱職者亦然

上又曰孔門文學政事各是一科朝廷用人若取文學

而踈於政事亦非通才至於侍從論思獻納尤須兼二者之長趙鼎曰誠如聖訓　殿中侍御史晉陵周葵言監登聞檢院隸諫省而敕令所刪定官為書局望皆俾輪對從之初葵言今天步尚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因數近所行之事不當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跡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

臣納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陳便謂形迹臣願因人言使大臣易意不唯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大舉而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自古未有不先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葵沮國大計遂遷司農少卿　初御前軍器所以内侍提舉不屬工部是年始罷提舉官曰輪工部郎官及軍器監赴本所視之　罷諸鎮撫使　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戰船樣獻於金人乃與燕雲兩河夫四

十萬入蔚州交牙山採木為栰由唐河運入虎州金人於雄州北立城曰虎州意以雄為熊謂虎可以勝熊也造戰船將由海道以窺我也

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從金者於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張横者有衆二萬往來嵐憲之境嵐憲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為横所敗兩同知俱被執又梁小哥者有衆四千破神山縣神山距平陽帥府百里而近本府遣兵三千付總管判官鄧奭將而討之金軍遥見小哥旗幟不敢進既而有都統馬五者領契

丹鐵騎五百至責奧逗遛併將其軍與小哥戰亦敗而死小哥名青懷衛間人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春正月詔四川都轉運使趙開親董餉至宣撫使吳玠軍前而都督張浚亦奏詰開違慢又詔四川安撫大使席益趣開行且除開徽猷閣待制復降指揮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凡此皆所以解間隙趣應辦也辛巳陞玠宣撫使仍罷綿州宣撫使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委開拘收　都督張浚請親行邊郡

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趙鼎事實曰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未能成功心頗憂之不欲出口鼎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兼領屯田而他日歸見上猶足以藉手浚大以爲然曰邊事未成當大作屯田而歸不爲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此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其後

歲收數十萬逮今獲其利也　己丑上謂宰執曰前日
三大帥屬官陳桷等引對朕諭以朝廷養兵之久國用
既竭民力已困須專意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
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趙鼎等曰如此
措置社稷之幸時軍需甚急故有鬻爵及配賣度牒錢
引數事朝士多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初中書舍人
任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館職
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子以臺諫之言不

敢論耶於是給事中吕祉謂人曰申先姦邪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啞已然或者以為祉之附浚又甚於申先者也　時參知政事沈與求累章乞罷癸亥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以僉書樞密院折彦質權參知政事與求未幾提舉洞霄宫時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及知樞密院孟庾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

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庚已稱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　趙鼎事實曰時張浚在江上經營興舉鼎居中總政事相為表裏鼎自以遭時多故遇人主特達之知心惟至公務要協濟未嘗有所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往往侵紊三省知樞密院孟庚參知政事沈與求憤然不平之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鼎乃一切隱忍未嘗計較無分彼我所幸國事有濟然人以此為難也　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

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盱眙又命楊沂中領精兵為浚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賜浚以示至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偽境聚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手書賜浚曰世忠既提疊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御指授之方御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之不暇也　二月庚寅宰執奏四川置制使席益按

夔路帥臣罪狀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

復知畏前日周秘論蜀中銓選事朕再三勉之去蜀中

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秘歷城人時為殿中

侍御史　時前宰臣汪伯彦等進建炎中興日歷詔付

史館修元帥府事實既而纂一十卷書成鼎上之鼎上元帥府事實在四月今聯書之

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安撫制置大

使吕頤浩入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

漕西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

勑度牒誘上戶糴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税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先是郴衡桂陽草盗紛起顧浩遣統領官步諒裴鐸招捕悉平鼎寇楊么既滅有雷進者尚據慈利縣是春其黨伍俊斬進首詣知鼎州張嚳降嚳遣統制官覃敵梁吉提兵悉撫定之　初劉豫毁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两大銅錢三百萬是月以明堂基為講武殿改其門亦號講武時豫再開貢舉取進士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　夏四月庚子户部郎官蕭王管都

督行府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先造二十萬用于江淮既又詔造百五十萬充糴本而未椿到見錢于是右諫議大夫趙霈等謂恐失信于民且言其獘有五望詔大臣詳議而速罷之丙午送户部時翰林學士胡交修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盗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

紙鬼神莫得窺焉真贗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券抵罪
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
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悞恐無及矣遂詔不行
時臨安府火災或數刻爇千百家趙霈又建請峻其刑
名仍保五均坐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禮
部尚書李光適兼權刑部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告人
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峻法濫及無知之民朝論謂刑
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宜略為施行中書舍

人董弅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為過使兩易之則各
為舉職矣　五月壬辰正字喻樗言祖宗制科以待非
常之才猶許士人應選近設宏辭科望詔舉人有願兼
應者聽詔送禮部其後不行　都督張浚奏以戶部郎
官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為兩浙轉運副使時駐蹕
之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職亦命澄兼領　是月左宣
教郎平陽蕭振召對稱旨上欲除臺官適無闕趙鼎欲
授以樞密副承旨上令與秘書郎越數日鼎薦人為監

察御史御批除振　六月丁未宰執奏前日地震上曰
上天譴告朕極憂恐趙鼎曰嚮緣地震呂頤浩罷職上
曰頤浩之罪非爲此卿等但與朕協力修政事以答天
譴爾　戊申趙鼎乞下詔求言上可之　禮部尚書李
光以疾乞祠是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上以襄陽
府上流重地已令帶京西安撫經略使壬子又詔荆府
亦依例帶湖北安撫經略使時已召襄陽帥保康軍承
宣使王彦爲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漕臣權帥事

薛弼代之弼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來迓其將言王太尉未有去意弼徑馳入彥晨未起已報新帥入府遽出交政仍起彥所八字兵一萬赴行在人頗不樂弼竭帑犒師彥遂統之以行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侍郎劉大中為兵部尚書　初内侍馮益以潛藩舊恩恃此頗恣建炎間駕幸浙東因與大將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俊復訴于上事下御史臺趙鼎時為殿中侍御史嘗論益之横以為明受之變本於内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　趙鼎事實曰

内侍官兩經大變其勢少戢而餘風未殄其後鋒鋩稍出如馮益者尤為暴横始因詬張俊鼎常論劾至是奏斥去之其黨始知畏中外翕然稱快是日上因論及司馬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自淮陽已還楚州江東宣撫使張俊既城盱眙遂進屯泗州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張浚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為不可緩然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

疑

初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歸奏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今楊沂中武勇不減于密而所統乃御前兵誰

敢覬覦當今沂中劢世忠却發寇入衛俊尚敢爲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桌不能及　趙鼎事實曰向降指揮責張俊自當一聽行府之命乃朝廷主張行府及楊沂中爲泗上之行破劉猊以成功實肇於此也　癸丑宰執以郭執中遺表進上歎息久之張浚曰執中當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遭陛下而年已老不得收尺寸之效上問當時以何事入邪等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京卞以紹述爲說凡斥已

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諤然曰上皇内禪之初尚遣梁師成諭淵聖曰司馬光前朝名相今諸事當以光為法則上皇之意可知矣朕今行事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上皇之意也　甲寅上謂宰執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精選監司郡守似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能否當留意宰相耳　上殿官劉長源奏元符人臣子孫未必盡愚

元祐人臣子孫未必皆賢且引用房遺愛事為證已未
上謂宰執曰長源昨日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
秦則歸楚議論殊可怪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疏中引
事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人臣子孫孰為可用而不用
折彦質曰如蔡京王黼乃國家之深仇罪通于天幸逃
族誅正使子孫真有可用猶不當乃詔長源與遠小監
當　時四川都轉運使趙開復與制置使席益議不協
開以舊宣撫司贍軍財賦不許他司移用又言益截都

轉運司錢於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宣撫使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餘萬緡五年又增四百二十萬有奇今蜀中公私俱困事急可憂又言軍務惟錢糧最大欲自都督府制具調發庶無妄動枉費以損威勢而將兵所給皆宜覈實朝廷知開難與益玠共事是月詔開赴闕既而益奏行轉般措運之法雖甚利而玠與益相疑上下觀望終不果行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孫近除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　時百

司並留臨安常程事取決於留守司所不能決者申行在詣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院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弅戶部侍郎趙霈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右司諫陳公輔王縉左右司郎官耿自求徐林等並扈從主管軍馬權殿前司解潛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同總禁衛之職而知臨安府梁汝嘉充隨駕都轉運使　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丁卯上至臨平鎮　戊辰宰執閱楊沂中下統制官王存吳進將所部

二十人還臨安聽留守司用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曰一好漢進聞之刺好漢吳進字作榜心每閱兵則披以示衆　聖駕經崇德縣引對知縣趙渙之而時有言渙之因緣搔擾者已已上謂宰執曰昨日渙之對議論殊無可取朕問民間疾苦輒云朝廷每加寬卹民間別無事又問戶口多寡亦漫不省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正欲知民間爾上曰朕猶恨累日不能親乘馬往田間勞問父老鼎曰陛下卹民如此天下幸甚　庚午

上次平江府初劉豫因金大帥尼雅滿下高慶裔所推
尼雅滿請于故金主晟而立之豫每歲於二人厚有所
獻而蔑視其他諸帥故多憾焉皆謂我等冒矢石拓土
地乃為慶裔輩所賣至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
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會諸帥議之皇伯
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曰先主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
保境我得息兵安民也自立豫之後既不能自守兵連
禍結愈無休時今若從之勝則豫獲其利敗則我受其

奬況前年因豫乞兵常不利於江上矣今何可再從之
亶遂却豫之請許其自行且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
焉時金人已厭豫然未廢之者以尼雅滿猶在故也豫
以僞皇子左丞相麟領行臺尚書主管殿前司許清臣
權大總管府右丞李鄴户部侍郎馮長寧皆參行臺謀
議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悉在麾下僉鄉兵三十萬
號七十萬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
荆山出渦口以姪猊統之諜報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

視師　趙鼎事實曰聖駕至平江未浹日已報賊至右相張浚遂出時劉豫一項趨合肥麟弟猊一項侵及滁和淮甸大擾是時張俊駐盱眙楊沂中屯泗上韓世忠在楚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輕騎燎廬而松江一帶更無軍馬朝廷甚憂之

己卯上諭宰執曰前此大臣誤國困百姓以供不急之務今正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有愧也時將臣趙密

巨師古軍中多苦重腿之疾上賜之藥軍士服者一服

而愈庚辰趙鼎奏其事上曰朕常留意於藥每退即令醫者胗脈纔有虧處即治之正如治天下不敢以小害而不去也　史館修撰范沖言重修神宗實録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刋定奏詔别為考異一書明著去取之意以垂後世今重修哲宗實録考其議論多誣亦乞别為一書以辨誣為名壬午詔從之　初詔吏部侍郎詳定一司勅令晏敦復等修紹興禄秩勅令格式至是書成丁亥右僕射張浚上之　時湖北岳飛軍初置總領錢

糧戊子詔户部郎官霍蠡為之於鄂州置司初飛一軍每月費錢三十九萬緡歲計四百六十萬緡餘至是蠡申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一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十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左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點檢苛細若行改正却合支劵錢六萬餘貫纔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蠡武進人端友子誼南昌人

也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今以戰馬為急而買於廣在深慮夷人為姦伺我虛實乞諭帥臣凡買馬必擇謹密之士庶消患於未然異時西路通則漸减廣馬之數乃詔帥臣提舉買馬官常稽察之不得因以生邊患

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為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茍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

同德絶猜間之萌以恊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冬十月
賊衆十萬已次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軍
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俊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
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
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統兵
至濠州癸卯上謂宰執曰劉先世之意欲退保采石趙
鼎曰諸處探報殊無金人自當鏖戰若官軍不能勝豫
賊則何以立國但光世隨處分兵捍賊已見失策今已

渡淮當遣張俊軍與光世合乃為得計萬一賊得志於
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
卿此策頗合朕意度金人行兵不如此必止是劉豫之
衆合軍擊之無不勝者　時賊軍東路猊既敗引數騎
挺身逃去西路麟所統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
勢追襲亦捷通兩路所得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
帛錢米軍需之物不可勝計京東金人尋亦退走朔方
大恐上以手書賜浚畧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　御獎

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去渠甯逋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亡嘉歎仍令俊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戰功者諫官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奏邊上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張俊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

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於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之業矣既而賞功加俊少保三鎮節度使沂中為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除俊及沂中在十二月今聯書之

戊申上語及張俊平李成得敗卒八千人而俊纔有萬衆明日又戰恐其為亂夜遣陳思恭

盡殪之事雖不得已然朕今思之尚寒心也上又謂宰執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夜分方寢奏報到輙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時楊沂中奏捷俘戮甚衆辛亥上愀然謂宰執曰此皆朕赤子賊迫之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敕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亡者亟瘞之

癸丑以巡幸隨軍轉運使梁汝嘉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仍兼隨軍轉運之職　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

使岳飛往駐江州癸酉飛奏已至上曰淮西既無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司馬光作通鑑首論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以為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綱紀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曰貴以臨賤賤以事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其措意深矣有國家者以此為先務也　十一月

丙辰金人遣使問劉豫罪豫惶懼免猊為庶人以謝之於是金廢豫之意决矣　起居舍人吕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根本之地不過江浙福建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若根本之兵則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令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行之時本中權中書舍人有監陷州倉草場苗亘者以贓獲罪詔黜之本中繳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黜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

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繇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者然自仁宗而降寛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輙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則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旣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爲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絶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揩

紳遭此殆將無遺類矣願酌處恒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凡兩奏從之　十二月甲午朔曲赦淮西　召龍圖閣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三省言昨遣使諸道惟川陜未曾選官乃詔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兩路及撫問吳玠一軍　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具奏劉光世屯事止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民心孰不思王室而金偽脅之以威雖

有智勇無緣展竭氏三歲間頼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稍振今當示以形勢激忠興懦則三四大帥不敢偷安蓋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人有觧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廵幸其誰信之何者彼知以此為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茍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為之人皆習

艱難立國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敵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鼎言雖弱不敵彊且宜自守未可以進乙巳鼎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朱勝非閒居録曰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卻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知會稽　時張浚專任國政浚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比年内重外輕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用經營於内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

朝者多不歷民事請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曹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從之乃下詔略曰朝廷設官本以為民比年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治效內除郎官而未歷民事者使復承流於外庶幾民被實惠以稱朕意　辛亥名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為參知政事　丙辰湖南太師少保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行宮留守　翰林學士朱震請編古循吏傳一

書以賜守令之有治行者上曰不若有治行者進擢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自有勸懲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

己未以兵部尚書劉大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

辛酉言者請以寺監丞簿編修删定檢鼓等院官未歷民事者並堂除太邑下其書左右司辛酉都司言寺監丞簿已准省劄别措置外其編修删定檢鼓等院欲堂除近闕大邑從之遂以山陰諸暨餘杭富陽江寧上元南昌分寧等四十處為大邑　浙東帥觀文殿大學士

趙鼎在越惟以束吏䘏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益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瘍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是冬劉豫遣其僞皇子府參謀官馮長寧請於金主亶欲立子麟為僞儲嗣亶曰先主立爾者以謂有德於河南爾子亦有德耶子當遣人諮訪之時豫兵敗故以此探金之意不

從豫自知危矣　夏國馬多為塔坦所盜是歲夏國與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境徑之塔坦取馬而歸往來皆不假道於金國初大帥尼雅滿烏克紳皆鎮雲中故夏人不敢動二帥已罷兵柄而左監軍薩里罕代守雲中夏人知其無能為所以徑行不顧金人亦不敢問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歲在丁巳春正月癸亥朔詔朕將親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時左司諫陳公輔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又論今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為伊川之文高視闊步為伊川之行人能習此則為賢而舍是皆非也上因詔學者令以孔孟為師時録黄下禮部吏欲鏤版中書舍人董棻權侍郎曰少俟之郎官黄次山申臺謂

弁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弁出之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　趙鼎雜記曰其後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擬修注上曰非告訐董弁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除湖南提刑當國者意甚沮丁巳歲九月鼎再相即除弁次對既而翰林學士朱震求去微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與其子中書舍人寅書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纔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黙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

相云其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
急即是為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
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興
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
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
方入德之序則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
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

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
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
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
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于荀揚之
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
道術定矣　丙寅上為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
別良否皆不差張俊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其良
否上曰然因論觀墨惟李廷珪墨有骨有肉昔道君令

潘谷及蔡京令張滋造墨皆用廷珪法而谷止得其肉滋止得其骨雖暗中入亦可知也俊曰物猶易知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張守曰惟以為難則用捨必不苟俊曰孔子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此兩言為要上曰是孔子於人其始未能無失也俊曰聖人待人以誠故聞其言而信之至為小人所紿而後加察焉故必觀其行上以為然

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轉運司於經制榷酤征商等

數內逐月樁辦因號月樁錢然所樁不能什之二三餘則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錙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戊辰戶部郎官霍蠡言月樁錢病民最甚乞詔守臣具所樁窠名幾何與臨時措置者若為而辦朝廷名諸路漕臣稟決其可行與否而罷又江西湖南認發岳飛軍月樁錢亦令具申省　巳卯吏部尚書孫近請詔三省樞密院凡所以靖中原制外國者曰夜講求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諭宰執曰近所論甚

當常程事可付之六曹張守言六曹有常法故不敢專決而朝廷則可取旨行之上曰六曹長貳不任責則事巨細皆取決於朝廷若任責則朝廷事自然清簡要當遴擇長貳而已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與偽境淮陽軍對壘引兵攻之未能下世忠奏已回楚州　呂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沈與求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至癸未以翰林學士陳與義為參知政事與求為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詔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

密副使而知同僉書亦皆仍舊　初以道君遠在沙漠乃遣問安使何蘚等往金國通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丁亥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踴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　以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歸第是日以何蘚等回留檜議事不許歸第是時禮儀皆正字權禮部郎官眉山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獨著作佐郎王

蘋以謂若子發建明是已取名而歸過于上也子發之意或出於此此據呂大臨見聞志　初馬軍帥解潛與樞密院都統制王彥不協兩軍之士嘗交鬭于通衢中外詾詾是月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有吉兵士免推治管轄使臣劉舜臣降兩官給事中胡世將駮奏曰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詔罷潛及彥以浙西淮東制置副使劉錡主管馬軍併兩軍以屬之　初河南布衣尹焞漸之孫也師故程頤得其師學

靖康初名至京授和靖處士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聘之不就徙居長安劉豫僭位使偽帥趙彬招以厚禮焞逃去遂入蜀止于涪先是范冲在經筵力薦焞之不赴遂用程頤故事授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先是焞至九江值左司諫陳公輔論學程氏者之弊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於是右僕射張浚顯言其嘗拒劉豫之節焞始就職　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詔者按此節詞意未足疑有脫文

二月戊午詔太尉湖北京西安撫副使岳飛為宣

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
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
之書數通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
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飛參議官薛弼雖
每勸飛調護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
與俊隙始深矣　庚申上發平江府幸建康府　三月
癸亥朔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岳飛下將士功賞上曰諸
將每奏乞功賞朕未常許之一切付之有司所以抑其

僥求也功有大小賞有厚薄朕何敢私亦戒諸將不可容私若私則有功者解體緩急何以使人張浚曰陛下誠得御將之道　三月甲子上次鎮江府　丁卯以吏部侍郎呂祉為兵部尚書仍兼都督府參議軍事　已巳上次下蜀鎮上謂宰執曰道中閱韓世忠背嵬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因言諸將之才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然之　初臨安行宮留守呂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朝乃隨上西來至是

始見上撫諭遣之及頤浩回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始奏浙江渡以舟之大小定人數多寡後遵用之　辛未上至建康府駐蹕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　先是上謂宰執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張浚等曰聖孝如此可以格天矣已卯詔宜尊為皇太后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来者言劉豫自麟猊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攜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来朝廷因是遂謀

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諸軍且築廬州城時議者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昨退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嚴士卒恣横浚歸亦言光世不卹國事語以恢復則意氣怫然于是光世屢辭疾乞觧兵柄乃從而罷之甲申除光世檢校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　趙鼎事實曰初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使遣其腹心吕祉誘脅之俾請宫祠罷兵柄欲以其兵盡付岳飛為北向之舉

是月金右副元帥烏珠自黎陽北歸燕山　夏四月丙申權主管馬軍劉錡言得旨撥行營前護副軍侍衛馬軍令欲併為十二將每二將為一軍餘兩將為遊奕軍從之　丁酉詔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宫以武經大夫髙公繪副之皇太后禮物例支金一百兩付倫等行初靖康執政孫傅張叔夜從二聖北狩至是樞密使秦檜因言二人家屬在敵中甚貧宜有賑給上詔依宇文虛中例與之上曰靖康中耿南仲用事

每遣使憚行則威以軍法及既行身分所請多不給家屬至狼狽北還恩澤又復鐫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先是上批內侍鄭諶除帶御器械己亥復諭宰執未須行朕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諶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集有徐郎徐甥後胡直孺薦俯自代質之汪藻藻以為然遂召用之今諶新命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癸卯詔諸路天寧萬壽寺觀並

以報恩廣孝為額　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攝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為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議官薛弼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未幾汝輩壞軍法如此宣撫聞之且

不樂今朝廷已遣勑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摇飛聲戰讀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嘗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　此據朱勝非閒居録及野記與薛季宣所述參修勝非又曰時張浚据摭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内外兵柄天下寒心　又張戒黙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戒曰

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説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諜報金人以儲貳大事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

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弼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故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丁未上與宰執言飛來觧帥事上曰飛頃入對請由商虢取關陜欲併統淮甸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以三年朕諭飛駐蹕於此以淮甸為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宗元乃還　左司諫陳

公輔言昨（今月初四日上殿）親奉聖語說及岳飛臣前此採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别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麁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為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

二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為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寀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懦怯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初建康府通判楊邦義不肯降金為金所害已賜田二頃及銀絹各一百癸丑詔加賜田三頃仍贈待制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官其子孫邦義為朕

死節可不厚褒以為忠義之勸乎　度支郎官莊必强
言閫盧壽閒徼有邊警蓋因將臣入覲而逆雛乘閒渡
淮我師初不知之則斥堠不明甚矣往歲維揚之變前
監不遠又聞淮上之師頗有離次而去者此必有姦人
陰間以誘我師願詔諸將悉以實聞毋有所諱甲寅詔
閫都督府　知湖州汪藻再進大觀政和詔旨凡六年
事且言已置史館見修日歷此後臣不當豫詔藻仍續
編進　都官郎中馮康國言今天付吴蜀于陛下為中

興之基然蜀地狹而民貧昔諸葛亮苦軍食不足運以木牛流馬而莫遂久駐自兵興饋餉已八年矣亮所苦者無歲無之前年陸運始行成都潼川利三路調夫十萬縣官部役先至者賞貪婪之吏俾夜作晝莫恤民苦多斃于道運糧一石民間費錢數十千夫養兵所以保蜀而苦民如此蜀可保乎嘉陵江險夏漲冬澁終歲水運誠莫能給故時起陸運之役兼將佐請米甚厚米價高而銀絹平既缺正米不免折支所以歲費大而錢糧

兩不給也臣謂宜遣官諭吴玠於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防關外且移兵于内郡就糧則蜀民稍寛可免後患丁巳詔關都督府上嘗問權左司郎官孫道夫曰卿蜀人宜熟知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言水運遲而費省陸運速而役煩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兵國之武備不可不養民乃邦本不可不恤恤民乃所以養兵也

初都督府議合兵北討命參議軍事劉子羽諭指西

師且察邊備虛實子羽還奏敵未可圖宜治兵廣屯田
以俟機會至是欲以子羽領光世兵子羽復以為不可
乃詔子羽知泉州　時金人以尼雅滿烏克紳為相左
副元帥達蘭居祈州右副元帥烏珠已歸燕山左丞高
慶裔者尼雅滿之腹心也皇伯領三省事宗磐欲挫尼
雅滿因慶裔以贓敗下之大理寺獄具當斬尼雅滿乞
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國主亶不從遂斬于都市臨刑
尼雅滿哭與之别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至今日我死

公其善保之葢慶裔嘗教尼雅滿反也尼雅滿於是絶食纔飲未幾病而死　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仰不雨則水淺而漕舟艱至是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取唐韋損劉晏孜瑴狀建言欲置斗門二石䃂一以復舊迹度費萬緡庶為水利詔從之子諲又請於德勝橋置倉和糴因以平價且免脚乘欠折每上江粮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閘占舟而妨揩運綱兵亦復侵耗乞置倉以轉般為名諸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　五月乙丑上與宰

執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刧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後數日左司諫陳公輔因對以南兵不可用為疑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于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彊諸國亦豈必北方士馬耶　戊寅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

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未嘗以私怒降人一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撫之過于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便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所以成功秦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也

初淮西一軍皆故羣盜平時驕悍自恣劉光世罷後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督張浚乃請同兵部尚書呂祉往廬視師及浚還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廻而尚未置帥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沈與求以握兵為

督府之嫌乞罝武帥時統制官王德酈瓊二人交惡而德乃光世愛將遂除德為都統制于是瓊等大譟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　先是劉豫後苑有梟鳴又烏數十鳴于内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募能捕獲一梟者賞錢五千是月無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豫亟命修之　初神宗實録巳成書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掄刋正訛謬六月甲午詔前所修詳略失中去取未當不足垂世令本省官簽貼進入　趙鼎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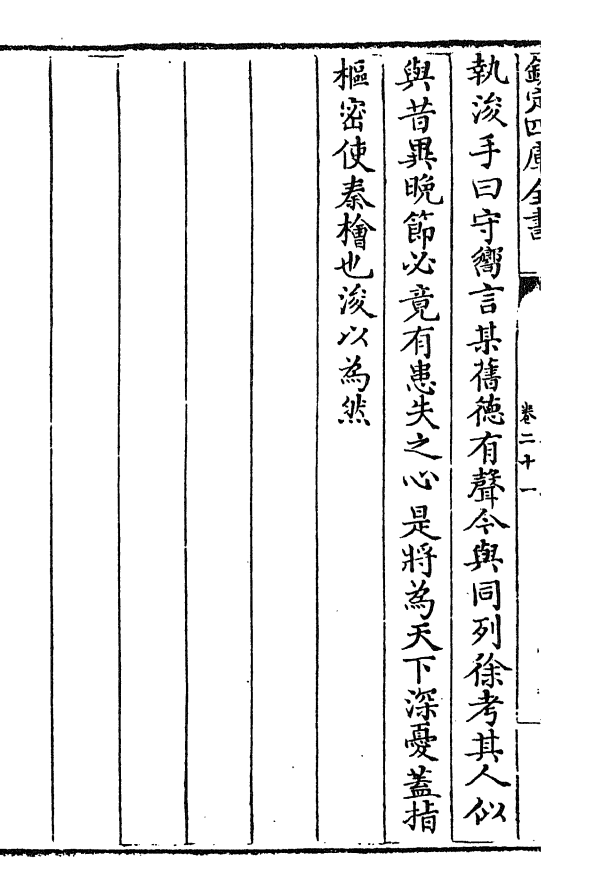
曰初因臣僚上言裕泰二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　於是正字蕭史館校勘李彌正髙閌見右僕射張浚乞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却恐非便既而著作郎張嵲對罷申左右史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凴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實録多舛誤時冲申先並為史館修撰彌正閌遂再辭史館從之　趙鼎事實曰後趙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史事曰止是修訛錯者非有

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
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即自可見鼎又曰近見起
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
得有此嵲小人也乃敢爾耶上駭甚謂鼎曰嵲所記不
得存留鼎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為
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歷當喻史官除去之上曰甚善
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　丙申羣臣
詣南郊請道君尊謚宜天錫之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

廟號徽宗　知樞密院沈與求卒　時王德亦訟酈瓊
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復命兵部尚
書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於是中書舍人張燾見張
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右司諫王縉
乃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
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又直祕閣詹至前在都督府
機幕時已去亦貽書于浚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
於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及前人前此軍已付

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耳恐有中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浚雖然其言未及行也戊戌以祉撫諭淮西諸軍時建康有未起左藏庫錢帛奏乞免輸　癸丑以侍御史周祕為中丞　上殿官趙子璓頗知蜀中事宜因言今四川財貨茶鹽榷酤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者經度措置固已曲盡在今日無復理財之策惟有惜財之術爾願下明詔使主兵者念民力之易殫凡不急支

用當有以蠲裁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凡經費之須務有以贍給則兩司相通恤民贍軍同濟國事丙辰詔劄與宣撫副使吴玠及都轉運使李迨　宰執奏上殿官蜀人蒲贇乞駐蹕江陵事上曰荆南形勢自古吴蜀必爭之地故杜甫江陵望幸詩云地利通西蜀天文照北秦宜諭帥臣王庶練兵積粟及治城塹掐流移為悠久之計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吴不殊如贄者極不易得也　時方盛暑張浚一日坐東閤參知政事張守突入



執浚手曰守衢言其舊德有聲令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必竟有患失之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為然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二十二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乙丑宰執奏知虔州張觷所陳羣盜事張浚曰觷有材必能辦秦檜曰觷向知南劒州平賊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毁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毁譽是非不公在人察之爾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上曰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

知改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忘常自悔責浚等曰陛下德過堯舜而猶記徃時一言一行之失以自悔此聖德所以日躋也 丁卯湖北宣撫使岳飛遣其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戊辰上語宰執曰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前日陳奏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譴太祖所謂若犯吾法惟有劍爾所以復令卿典軍而任以恢復之事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朕語胷中無疑故耳張浚曰陛下御將之道可

謂有餘矣　初上因論館閣人材以祕書郎張戒好資質而未更事可令作一任後名用之至是戒請外補遂除提舉福建市舶參知政事陳與義曰陛下惜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却名用又曰士大夫須令更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其材之用却復名歸也　壬申宰執奏都督府幹辦公事官句溥進其父祕閣修撰伯温所著辨誣書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邪說爾數十

年來士大夫攻詆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緣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令已明紛紛之議可止矣上平日惡士大夫之用私意思所以厚風俗如此　癸未以旱詔求直言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外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

先是起居郎永康樓炤言唐重理財之職故宰相兼鹽鐵轉運使今若使宰相兼有司之職則不可若參唐制使户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榷何不可之有蓋内則總大

計之出入外則制諸路之盈虛以時廵行如劉晏自按
租庸則事皆親覩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復疑矣
上從之戊子乃詔户部長貳時輪一員出按以攷州縣
財賦　右僕射張浚之兄滉迎其母自蜀至上以浚有
功將慰其母心乃命滉入對賜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張
纛曰政宣以来姦臣挾私子弟徃徃濫得儒科陛下方
與浚圖復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而滉首蒙賜第則何
以塞公議改送著作郎何掄行下掄奏曰滉賢良之子

丞相之兄賜以出身不爲過也此據張浚彈何掄章修入於是言者論燾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然浞之命亦寢　右正言李誼言古者天子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朝諫員並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令臣獨員供職綿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也　是月校書郎髙閌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歸都督府若曰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當以宰相主之是

朝廷之上兵柄自分為三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令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儻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於不改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于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請康中嘗舉行

之令則名為臺官而實無言責凡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兵部尚書呂祉至淮西軍統制官酈瓊復訟王德於祉祉容聞于朝瓊等遂謀叛八月戊戌擁兵衆數百詣祉外階取中軍統制官張景并行營左護軍喬仲福殺之遂執祉及廬之新舊二帥趙康直趙不羣皆北去祉謂瓊曰爾等如此負朝廷壬寅到淮岸祉曰豫逆臣爾乃降之遂為瓊所害統領官尚世元持其首去於是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　趙鼎逸事曰張浚獨當國

引呂祉為援除兵部尚書復用韓璡為淮南漕璡嘗倅
建康劉光世待之不以禮又嘗為其屬劉靚所辱積此
二忿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祉代為宣撫判官祉為
人剛愎自任昧於應變既代光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
璡亦狠傲志在復仇故李著王默光世所厚也悉以罪
去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酈瓊者光世舊招來之盜也
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祉慮其部曲難制故
專任德以悅軍情瓊不自安會祉密奏朝廷乞罷瓊及

賽軍權書吏朱照漏謀於瓊瓊賽懼翼日殺祉舉軍奔僞齊鄭克作呂祉行述曰祉乞吳錫一軍駐廬州以備緩急又遣轉運判官韓璡詣建康言諸將反側已定而錫猶未至璡以疾作滯留時有旨除張俊楊沂中劉錡三人為淮西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金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次日瓊等遂叛然是時說者皆謂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遂致叛今鄭克所言恐非其實　吳國長公主奏妾選尚潘正夫三十年矣

切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令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于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𠕋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令望特除開府仍於檢校少保落檢校字已亥詔付本位都監此後不得輙有陳請　壬寅淮西奏至右僕射張浚等惶懼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之安危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盡心職事以為後圖浚曰軍將時有叛亡亦所不免要是臣

等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　趙鼎事實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軸者俾吕祉以都督府參議官總其事祉不嫻軍旅措置不厭衆心既又除劉錡制置副使王德都統張俊宣撫使光世將酈瓊懼併其衆遂擁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報到中外皇駭莫知所措意瓊挾豫衆為倒戈之計當軸者謂參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侵犯使上往何地避之與義始議移駐建康氣勢不同矣　初劉豫連遣使乞兵於金

欲併力南下金懲兩淮之敗不肯輕動豫又遣偽户部郎官韓元英再往以我師進臨長淮為辭元英未回而酈瓊降豫又遣偽皇子府參謀李師雄將兵納之　甲辰起居郎樓炤請奉祠上謂宰執曰朕固深知炤但言者不已須覽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名用未晚朕於人材惟恐傷人張浚等奉詔退而歎曰上愛惜士類如此　中書舍人傅崧卿言令歲明堂祖宗並配外請增設徽宗以配上帝詔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

孫近等議以為於經及兩漢故事皆不合兼梓宫未還宜俟恢復然後定郊明堂之議庶不失禮經之正禮部侍郎陳公輔獨言令日祇當前期一日奏告先帝齊假吉服行事事畢喪服如初期合禮意從之　右僕射張浚求去上不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不對上曰秦檜如何浚曰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為萬壽觀使兼侍讀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擬批詔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

浚必薦己就閤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

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名公而張丞相疑留上使人

趣始進入檜之交諜類此　既而鼎奏蒙恩召還經幄

方再辭而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趣

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

昧蓋進退人材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

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

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此

或難則臣何所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敢望崇而中心所懐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九月十二日上丁未宰執奏事張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井陘以破趙軍要是險不足恃也　酈瓊之叛也有將官張遇不從逆黨率其麾下自拔而歸辛亥至建康詔遇轉一官又統領官劉

永史衡皆不從叛爲瓊所殺乃詔贈喬仲福承宣使張景永衡並觀察使　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招叛卒始聞呂祉守節而死癸丑詔贈資政殿大學士

時上於宮中行三年之喪禮部侍郎陳公輔以謂若臨講筵恐妨退朝悲慕之情乞只令講讀官供口義以進而講讀官孫近等援引古今請依舊開講詔侍從官詳議於是右正言李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言之切見真宗嗣位首命崔頤正講尚書於廣福殿英宗嗣

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以謂陛下初臨大寶宜延訪羣
臣講求先王之道是祖宗於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曲
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又曰喪復常讀樂章
是未復常之時樂章外皆可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是
居喪時自樂以外皆可言也況天子之孝與衆人異儻
自同於曾閔之行豈神人所望之意乎望聖志依舊間
日一開經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以增聖德天下幸甚
九月丁卯陳與義奏俊載老小船未足欲捐萬緡與

俊自備上曰萬緡可惜不若令楊沂中以所有借之上之愛民惜費如此 辛未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淮西兵叛因勸上以五事其一謂兼聽上深以為然朕讀鄒陽傳常記其兩句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最當以一人之聰明知慮豈能周天下之變誠不當偏聽獨任也 召龍圖閣直學士章誼為戶部尚書兼提領榷貨務興時國用稍匱則更鹽法誼以對帶之法信于民故不復改 給事中胡世將不為趙鼎所

知時鼎猶未至改世將為兵部侍郎　壬申酈瓊至汴京劉豫偽授静難軍節度知拱州以靳賽等為統制官次為諸州副鈐轄餘授准備使喚之類正軍所請皆不及在朝廷之日人人悔恨獨瓊以為得策　中丞周祕言右僕射張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主威恃

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
侮之志鄜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
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
若不逐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尚欲觀其後效臣為浚之
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石公
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尚居宰府何以率百寮右
正言李誼亦論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
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名還為相而尚

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酈瓊以數萬衆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閒散而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訴于朝既為之改命而名瓊等赴行在乃懐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将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與樞密院於是參知政事張守力開陳上前未減浚罪壬申罷浚

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趙令衿獨上
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祕等再論乞投遠方以為
誤國之戒遂詔落職　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見都統制
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于俊
右正言李誼言張浚在陜得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今
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為員郎自借
官為遥刺自副甲頭而至横行蓋僅踰三年而遷補如
是之衆朝廷加厚遠人隨其所授與换給真本可為寛

矣然不可不審今累勞當遷者吏部必寸量尺度而後與其他折馘執俘上功幕府一級或差文吏必繩以法何獨於此闊畧之甚臣請除軍士外文武官吏攷其濫冒者量折減之　癸酉詔三省樞以參知政事當筆俟除相仍舊　湖北宣撫使岳飛以酈瓊軍叛乞提全軍進屯淮甸降詔獎之　大理少卿薛仁輔奏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乞委提刑親問一年未決者具事因申省乙亥執政張守等言累降聖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滯

如仁輔所奏則許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朝廷須當留意舜之戒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死者不可復生朕未嘗送一人入獄秦檜等曰陛下好生實與天地同德此舜之用心也　先是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縁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為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為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

静使斂無所窺上以為然至是公輔又言臣嚮者妄奏偶合聖心令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名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感聖聰無一可取當退俟竄殛然尚有餘説若遂不言死不瞑目臣切謂光世之名非出聖心乃因大将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将令後大将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于行在議者謂俊兵秖欲住此緩急

恐難遣行若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
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言者乘此擊而去之
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
愚深以為不可臣向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立
臨安又豈能保聖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
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
之功可望臣蒙起置諫垣今又列在侍從乞骸以去故
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公輔未幾以集英殿修撰奉

祠而去　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中營寨未辦執政乞
增支錢上因言財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實不得已苟可
已者須極惜之張俊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朕即語
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
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趙鼎至行在　喻樗語録曰
時樗至北關見趙鼎首問相公何以處張相鼎曰方力
辭樗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樗鄙見莫若挽住為上

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莫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况失賊之家方知防賊兼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逐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官觀望在相公包容之爾鼎以為然　鼎即對于内殿首論及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効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謂因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

此肆驕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丙子以鼎為左僕射兼樞密使　吏部尚書孫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紹興府　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令國威少挫須勉强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輙動執政奏事皆惶懼失措反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靜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

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啟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趙鼎事實曰自鼎被召張浚每以回鑾一事為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身向浚曰此事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上議回臨安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豈知陛下聖筭初不如此今固

不可戶曉唯是他日淮上有警𨚫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之意蓋自十一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貼然　乙酉交趾郡王李陽煥卒以印付其長子天祚既而上遺表及貢方物詔追封陽煥為南平王追封在明年三月今聯書　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力請刻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從官從之　戊子以淮西制置副

使劉錡知廬州遂名提舉太平觀解潛為主管步軍司公事　自金主晟既卒高慶裔伏誅而尼雅滿繼亡劉豫已失助矣至是因酈瓊投彼豫復遣偽皇太子府參謀馮長寧乞兵於金主亶且言瓊欲過江自効請用為鄉導乘勢併力南下時亶已議廢豫慮其有兵之多陽許豫行因遣使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撒其衆

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等奉使至睢陽劉豫授館鳴慶宮遲之不遣移文取國書及問所傳何命倫報豫國書非金

主面受不授若所銜命即祈請梓宫是已彌旬而金延使至是月倫渡河見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于涿州達蘭問倫入境久顧來遲何也倫具言豫邀索國書因曰齊豫僭私民皆嗟怨且其心忍負本朝厚恩使得志能保其不背上國乎達蘭曰我委劉齊於宋度能制其死命乎倫曰吾君神武劉齊犯天下不義以順討逆掃除何難也